唐音統籤

唐音癸籤卷二十三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八

【韋應物】睢陽感懷詩盛稱張巡忠烈且云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儒生謂巡宿將則謂許遠也當時城陷巡遇害賊執生致一人洛陽乃以遠行遠卒不屈中途死巡子去疾欲專以爲父功上書詆遠心有向背請追奪官爵詔下尚書省以二人忠烈並著不可妄輕重議乃罷然時論猶紛紜不齊至元和中韓愈爲文力辯之始定蘇州此詩正作

於議論未定之前不可爲二人定評也

顧況有囝詩一章畧曰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絶其陽郎罷别囝吾悔生汝人勸不舉果獲是苦囝别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絶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罷前囝音蹇閩俗呼子爲囝呼父爲郎罷此爲唐閹宦作也唐宦官多出閩中小兒私割者號私白諸道每歲買獻之於朝故當時號閩爲中官區藪備載唐書宦官傳時中貴人初秉權作威況詩若憐之亦若備賤之寓有微意在

劉長卿過賈誼宅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

斜時初讀之似海語不知其最確切也誼鵩賦云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曰斜人去即用誼語畧無痕跡徐𤊹公一

李益聽曉角無限塞鴻飛不度秋風吹入小單于大角曲名有小單于評前樂通此借云吹入小單于處去與李白江城五月落梅花同一用法也

元白白詩數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捲白蓮擲采成盧注骰盤捲白波莫走數馬皆酒令文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注拋打曲有調笑令飲酒曲有卷白波元詩能唱犯聲歌編精變籌義叫

嗅擲散盤生獰攝䑶使又曲庇桃根遙横講捎雲式又籌箸隨宜放投盤止罰唯紅娘留醉打䑶使及醒差注辨引紅娘軛打曲名酒中䑶使席上古職讀兩家詩句虎飲客章程可槩見

孟東野

孟詩用字之奇者如亭松抓拏指爪𦢊𦢊均也寒溪抓揃吃無力抓棱木即爪揃即箋言畏寒爪箋蹇吃無力峽哀蹄猱猿相過蹄足踦也大食曰猱借以狀猿之行冬日凍馬四蹄吃陟卓難自收陟卓崎嶇獨立之貌又好用疊字如聧聧家道路聧聧即聛聛抱山冷殑殑殑殑即兢兢至嵩

少玉峻峻伊雒碧華華韡韡聲上攬所憑諸類又爲

以意疊之幾成杜撰總好奇過耳孟僞處詎在是

李賀宋書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無

輪郭如今之剪鑿者謂之來子錢李賀榆穿來子

眼柳斷舞兒腰謂榆莢似此小錢也

擬庾肩吾還自會稽歌脉脉辭金魚羈臣守迍賤

金魚舊以魚袋釋梁無其制也庾乃簡文宮僚東

宮舊事中庶子掌門鑰鑰施懸魚云辭金魚自指

舊署言耳

上雲樂八月一日君前舞舊注引齊諧記八月一

日赤松子採猛藥事爲解此非也一日當作五日上雲樂乃俳樂獻壽之辭以千秋名節始玄宗玄宗以八月五日生是日讌樂爲盛故賀擬辭用之他帝即無有此月一日生者故知字誤也

盧仝月蝕詩新書言其譏切元和逆黨考之不合按此詩敘有年月云元和庚寅則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無功而歸之歲也初憲宗信用承璀令典神策拜大帥專征及敗衂仍不加罪寵任如故有太陰養蟾蜍爲所食之象故取以比諷恒州陣斬酈定進項骨脆甚春蔓菁定進者承璀驍將初交戰

即被殺師因氣折無功詩兒承宗傳此正實紀其事處其云官爵奉董秦者秦史思明降將歸正賜屬籍封王後竟附朱泚爲逆是時承宗蒙赦復官爵正與秦同仝以其反覆必叛故又借秦爲比通閱前後爲承璀而作甚明若云逆黨則指逆時夫此尚遠安得預爲譏切乎韓集亦載此詩刪改過半題云效玉川子作謙不敢當改也然此詩麤糲至竟不可名詩或如趁窮乞巧等製入文類於體爲愜惜韓公更少此一改耳

劉禹錫文宗挽歌聖情悲望處沈日下西山人君

凡月姊月出春秋感感精符武宗以弟及故用之今本作沉日是淺學所改又劉有公主下嫁詩天毋親調粉日元𪂹賜花云

宋吳復齋云禹錫與柳子厚詩有柳家新樣元和脚之句脚字人多不曉謂子俛嘗舉以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有徐俯者學山谷書陳無已贈詩亦有青學黄家元祐脚之句遂謂脚字即當會樣字意解之自明

張祜集有孟才人詩序稱才人以歌笙獲寵武宗帝疾亟爲帝歌河滿子曲甫發聲腸斷而絶事與

其人后妃傳無之傳惟載王才人者武宗寵之欲立爲后弗果帝大漸即自經於幄中王弇州疑而欲合爲一然所引李衛公兩朝獻替記王才人自以驕妬忤旨不良死若孟才人以義死故一時詩人咏之其各是一人明矣

賈島桑乾絕句謝枋得注云旅寓幷州十年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故望幷州以爲故鄉也讀之不覺失笑此島自思鄉作耳其意恨久客幷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幷州又是故鄉矣豈念幷州哉念咸陽之不得歸云耳謝注有

分毫相似否　王世懋

杜牧有絶句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稱文爲筆始六朝人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亦分詩與筆爲言牧所本也

許渾靖恭里感事詩題不明斥爲何人其句云乾坤三事貴華夏一夫寃此惟退相可以當之文宗朝宋申錫謀去宦官反爲宦官所構謫死考本傳有王守澄欲遣騎就靖恭里屠申錫家語知此詩爲申錫作無疑

渾凌歊臺詩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
以地里考之湘潭當作江潭按凌歊臺在今當塗
黃山直跳大江之上西望大江上源則博望山與
梁山稱爲天門者兩岸中豁楚蜀遠通其水眞有
從巴蜀雪消而來之勢稍東直瞰牛渚磯磯水深
黑不測是云江潭而潭上諸山疊巒環峙薄暮嵐
消山見則暮山雲盡而出尤對岸眞景之的的者
宋人郭功甫姑熟詩牛渚對峙凌歊臺長江倒挂
天門關從來題咏者大都不出此二景而渾獨善
寫之最爲工盡若湘潭去此甚遠奚可因字之偶

誤遂謂湘詩果關乎昔賢如用修合州雖不疑湘字爲譌欲改暮山山字從𡵉耶有是處用修又襲方回之說以宋祖裕節儉渾三千歌舞句爲誣譏渾無史學不知宋二武皆稱祖武帝高祖并武帝世祖地志稱孝武登此臺置離宮而本紀亦載其幸南豫州者再校獵姑孰者一與地志合是嘗嗤高祖裕爲田舍翁者三千歌舞宜有之渾史學竟屬何人耶百年便作萬年計又似約畧孝武後人借南苑三百年痴想槩人之以盡宋事要使覽展耳古作者使事別有深會在未可輕議

李商隱晉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為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為神女賦文選玉王二字各誤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其實非也古樂府詩有之本是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足以互證西谿叢語

古樂府清溪小姑曲云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唐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

姑居處本無郎小姑蔣子文第三妹也楊炯少姨廟碑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升菴詩話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古詞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馬嵬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洛陽女兒名莫愁十五嫁爲盧家婦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者是也古有兩莫愁在 容齋三筆

利州江潭作自注感孕金輪所蜀志則天父士彠爲利州都督泊州江潭后母感龍交娠后然史不載其事雖建寺賜眞容不聞別有祠設豈后欲諱之耶自擕明月移燈疾欲赴行雲散鈿遙言龍衔珠爲燈而散鱗鈿以交合龍性淫義山爲代寫其淫工美得未曾有散鈿本木華海賦中語

以錦瑟爲眞瑟者痴以爲令狐楚青衣以爲商隱莊事楚狎綯必綯青衣亦痴商隱情詩借詩中兩字爲題者儘多不獨錦瑟胡元瑞云錦瑟一篇是義山有感而作大槩無題中語但首句略用錦瑟引起耳宋人認作咏物以適怨清和字面附會穿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

此情可待成追憶處更說不通學者試盡屏此等議論只將題面作青衣詩意作追憶讀之當自明躍

張喬文苑英華載喬七松亭一詩有已比子眞棲谷口登同陶令臥江邊之句題不著爲何人作考唐史鄭少師薰退居隱巖手植七松自號七松處士云異代可與五柳先生作對喬詩蓋爲薰作陶令一聯亦政用薰語也喬咸通中應舉薰以其詩苦道眞嘗延之門下見鄭谷集註可互證 囯學

陸龜蒙雜諷云紅蠶緣枯桑靑爆來爛屏厭爲燎分冰亦古可燒城皆用太玄語 紀躍

唐彥謙　葉夢得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語皆歇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愚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唯注曰三尺謂劍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為不可 庚溪詩話

司空圖　耐辱居士歌咄咄諾休休莫莫咄拒物之聲諾敬音也圖隱身不出其本懷姑為擬議之辭先叱之隨諾之因以休休莫莫自決耳與咄嗟二字

自不同劉貢父及王楙各有辨俱不明聊爲正之

附訂譌

沈佺期 荅魑魅詩既作魑魅問不應託影答辭 宋之問 紫禁僊輿 詰旦來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今以爲今日李迴秀詰旦朝事門閣警蹕誤亦同 陳子昂 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秦西巴乃孟孫氏之臣非中山相 李白 繞朝贈士會策指方策之策也白臨行偕驂繞朝鞭誤以鞭爲策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誤以道德經爲黃庭經辭過東山引浩浩洪流之詠誤以嵇康詩爲謝安詩 杜甫 諸將詩用玉魚金盌本沈炯茂陵玉盌遂出人間諸以上有玉魚字箋劫作金盌何顒近不總細學何顒兒與俶儿傷明於佛寺堂是周顒仮周妻何肉譜大憶其姹而誤衛懿乘軒指軒巾之軒云軒墀曾寵鶴誤乘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使虛隨八月槎誤爲漢之張騫劉越石爲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流涕解圍去胡騎中宵堪北走誤用爲笛詩又晤抵奈人策莫輕棘下駒誤與李白同間 顧況 燕作巢避戊巳見博物志驗之

信況四言燕燕於
乘綴緝織成誤用

張籍

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
功為數奇史記天幸乃霍
去病非衛青又漢書音義數音朔則亦不可與天
屬對成都出錦江近西烟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
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似未嘗至成
都者成都無山亦無荔枝然此詩自不礙其風致

白樂天

長恨歌云峩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
色薄峩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

劉禹錫

踏歌行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是細腰
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韓非子云楚莊
王好細腰兒兩
況不歸襄王

杜牧

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救
李前得珊瑚其婦令青衣麻
春無糜字收燕識撰述非事實又有詩甘羅昔作
秦丞相史況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後封上卿
未嘗為秦相北史彭城王徹傳云昔甘羅為秦相
未聞能背儀禮疏云甘羅十二相秦未必為至五
十知此謬
循鬢已久

李商隱

史記載秦始皇封泰山風雨暴
至休樹下封其樹為五大夫五
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商隱五松驛詩獨下長
亭念故秦五松不見見輿薪名驛若誤商隱後讀

雖然前此唐僧已有伯封五樹松句矣

許渾

冀州記緱氏僊人廟者昔王僑為柏人令於此登僊渾詩王子求僊月滿臺又可憐緱嶺登僊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以王僑為王子喬金陵懷古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石燕出零陵非出金陵其物遇雨則飛止還為石晴何緣得飛取對偶工緻而非其資

陸龜蒙

藥名詩云烏啄蠹根何乃是烏喙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此有續斷無斷續

唐音癸籤卷二十二 終

唐音癸籤卷二十四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詁箋九

鎭　六朝人詩用鎭字唐詩尤多如褚亮典言眷稍晚自有鎭開花之類韻書鎭壓也亦安之也蓋有常之義約略用之代常字令聲俊耳　遯叟

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所謂可憐生作麽生之類　談苑

泥　俗謂柔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杜

子美詩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詩泥他沽酒拔金釵非煙傳詩脉脉春情更泥誰楊乘詩書泥琴聲夜泥書又元鄧文原贈妓詩有銀燈影裏泥人嬌後人用者不一 升菴外集

【踏】李賀感諷詩縣官踏飧去簿吏復登堂禮記毋嚃羹嚃大歠也又說文䛐歠也若犬之以口取食並托合切今轉用俗字達合切為踏見暴吏踐躝小民無顧恤之意 遯叟 下同

【唯】公宴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唯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

亦或用之葉石林引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弦催爲證然仁裕本集自云淑景即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開而下聯仍有催韻石林不知據何本也

底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或問俗謂何物爲底丁兒反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後遂省但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又轉音丁兒反應璩詩云文章不經國筐篚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欺譽言其用何等才學見欺譽而爲官以是知去何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所本乃作底字

老杜文章差底病差底猶何底之意也

煞 羅鄴詩江似秋嵐不煞流不甚流也殺音近厦今京中諺猶然 升菴外集

差 韓愈詠海詩颶風有時作掀簸眞差事韓偓詩而今若有逃名者應被品流呼差人差異化切惟也 楚叟

挨 今俗謂相抵曰挨樂天詩坐依桃葉妓日醉依香枕依青鳥皆反正挨字 野客叢書

相 杜恰似春風相欺得自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隨 相思必切讀若鬖今北人皆呼相爲厮是也 漸抄

〔詩〕白當時錡季不請錢姚合每月請錢共客分叶
平聲讀
〔詞〕武元衡惟有白髮張司馬白四十着緋軍司馬
亦入去聲伺字韻
磷論語磨而不磷力刃切杜此道未磷緇但取不
磷緇皆作平聲
〔十〕白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十作平
聲讀若諶
〔予〕孟浩然送辛大不及日暮獨悲予屏楚辭曰眇
眇兮愁予從上聲讀

與杜簡鄭廣文類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與字有四音本音余呂切者讀之不響作於呂切讀響黃山谷改作乞字音丘既切讀正不必也

中興之中詩蒸民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陸德明釋文張仲反故老杜詩云新數中興年又有年垂死中興時詩人留意音訓如此

中酒之中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齊巳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輭極如傷宋玉風按前漢樊噲傳䇿士中酒注竹仲反巳公或祖此

蒲萄 白燭淚粘盤纍蒲萄蒲叶入聲讀

枇杷 白兒對東谿野枇杷張祜生摘枇杷酸枇並叶入聲

琵琶 白四弦不似琵琶聲忽聞水上琵琶聲張祜宮樓一曲琵琶聲琵亦並叶入聲也

親家 男女兩姻家相謂曰親家俗作去聲呼見唐蕭嵩傳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亦用此音

嫖姚 霍嫖姚漢史服虔注音飄颻顏師古注嫖頻妙切姚羊召切唐人入詩多用平聲前此庾信王

裴諸人亦俱作平聲用以虔元有此音故爾然顏音爲確按宋景文云古人詩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清濁隨宜改易直取意順則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惟白樂天往往有之晏丞相殊嘗許之曰詩人乘興便當如用字讀諸家詩當以宋說參觀

忽地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忽地猶言忽底盡以地爲助辭遯叟

格是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容齋一筆

至竟 唐人多言至竟如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亾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戒菴漫筆

朅來 唐人詩多用朅來二字楚辭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韻書朅都也去也又發語辭張衡回志朅來從玄諆劉向朅來歸耕永自疏與楚辭所用之朅皆去字之義顏延年秋胡詩朅來空復辭兼發語辭用後人入詩多從顏作虛字楊用修引呂氏春秋膠鬲問武王朅去朅至欲作盍字解恐未合 遯叟 下同

匹如 白樂天匹如元是九江人匹如猶言比如譬

如也後來拔老常用之入小牘及詩

遮莫 藝苑雌黃云遮莫蓋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根枝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簪纓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

寧馨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王衍傳何物老嫗

生寧馨兒又南史宋王太后怒廢帝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今吳人語音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何若也東坡詩六朝文物餘丘壠空使英雄（笑寧馨按）坡與張謂作去聲讀者爲是（辨畧）

阿那　李白萬戶垂楊裏君家阿那邊李郢知入笙歌阿那朋阿那猶言若箇也（那叟下同）

裏許　戴叔倫秋風裏許杏花開許裏之助辭

諸餘　王建詩朝回不向諸餘處若教更解諸餘語諸餘猶他也又有用衆諸者意亦畧同

他時　常談以爲前日亦可以言後日杜詩今日江

南老他時渭北童是也史記吳有韓王納地効璽

漢書吳時算軺車皆指前日言鄭良孺

【斟酌】杜斟酌嫦娥寡天寒奈九秋又經過憶鄭驛

斟酌旅情孤斟酌猶約畧之意逃叟下同

【料理】杜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料理

出王徽之傳六朝歌謠有皂莢相料理之語

【處分】唐人用處分二字分去聲今人讀爲平聲者

誤劉禹錫和令狐楚聞思帝鄉由滄海西頭舊丞

相停杯處分不須吹及白居易處分貧家殘活計

可證

【禁當】杜數目不可更禁當禁平聲讀

【斬新】杜斬新花蕋未應飛非斬字不能形容其新花可解不可解之間

【上番】杜無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番萌悉切數也遞也更也似用意屢屢看之猶諺上緊之意見毛晃韻書字本去聲韓退之用作平聲云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翻案故借別音示巧非真謂當作平聲讀也

【朣朧】古樂府秦女休行朣朧擊鼓赦書下朣朧鼓

聲也唐人所用字不同沈佺期籠僮上兩鼓柳子厚籠銅鼓報衙第取其音之同耳即秦女本曲見太平御覽者亦作隴橦各異

欸乃欸嘆聲也讀若哀烏來切又應聲也讀若靄上聲倚亥切又去聲於代切無襖音乃難辭又繇事之辭無靄音今二字連讀之爲棹船相應聲柳子厚詩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也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劉蛻有湖中靄廼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曖廼深峽裏字異而音則同後人因柳集中有注云一本作襖靄遂即音欸爲襖音乃爲靄不知

彼註自謂別本作禨鶵非謂欸乃當音禨鶵也黄
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其甥洪駒父又辯爲當
作䕷鶵杜撰尤甚毛晃取入韻中至誤後人沿襲
不察鶵𩕳禨鶵既有兩本不妨並行豈必比而同
之以爲一音乎黄公紹韻會
闌干劉方平詩北斗闌干南斗斜權德輿詩銅壺
漏滴斗闌干曹唐詩南斗闌干北斗稀並出曹子
建月落參橫北斗闌干韻書闌干橫斜貌象斗之
將沒也又首蓿長闌干玉谷寂寞淚闌干亦當以
橫斜爲解而淚之闌干不但言其橫流更有借用

汎瀾之意 遯叟

溫暾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溫暾又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則古已然矣 輟耕錄 又李商隱詩疑穿花逶迤漸近火溫暾亦暖氣之意

鯽溜孫炎作反切俚語數百種謂就爲鯽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今人言不慧者爲不鯽溜此俚人反語也 宋景文公筆記

天邪唐詩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又長安女兒雙髻鴉隨風趁蝶學天邪 天育集 升菴外集

【乖角】猶言乖張也唐人詠焚書坑詩祖龍算事渾乖角將爲詩書活得人或云乖角猶乖覺蓋反言之 遯叟

【儓儗】李白詩五月造我語知非儓儗人儓儗言癡也 祝穆 按史司馬相如賦佁以佁儗注佁音丑吏魚吏二切又音態儗注不前也雖仍俗語其來已久

【冬烘】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之語人以爲戲談今蜀人多稱之 遯著錄話

【藉在】杜白頭無藉在千金異論云若人之性必特其老無有藉在如云無賴藉也 杜沭

【龍鍾】老杜詩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薛蒼舒注龍鍾竹名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自矜持說既可笑唐李濟翁資暇錄云鍾即涔蹄足所踐處龍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潑矣尤穿鑿難通惟蘇鶚演義云龍鍾不昌熾不翹肖貌如鬒參拉搭觧躰之類似爲近之然未有實據考埤蒼躘踵行不進貌古字從省躘因作龍踵又借作鍾此自有正解何煩曲爲之說乎遯叟下同或云龍鍾涤倒二合音也龍鍾切癃字涤倒切老字

【麻茶】李涉今日顛狂任君笑趂愁得醉眼麻茶似

郎眼花之意

【紇梯紇榻】崔涯嘲妓詩用紇梯紇榻四字寫其着屐聲此俗語至今有之然亦有所本楚辭卜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晦菴註突梯滑澾貌紇梯蓋即突梯紇榻亦即紇澾也自屈原來已有此方言矣

【得得】猶特特也王建覲故應須得得來貫休萬水千山得得來

【犂犂】韓退之送陸暢犂犂江南子方崧卿云唐人以人有犂止者為犂犂

【棖棖】王敞棖棖山響答琵琶

【恰恰】王績年光恰恰來杜自在嬌鶯恰恰啼

按詩中用俗語皆有所本如困學紀聞所摘分付出漢原涉傳歷處出黃霸傳自由出五行志相於出晉后妃傳消息出魏少帝紀鄭重出王莽傳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婁羅出南史顧歡傳本分出荀子措大出五代漢世家本色出唐劉仁恭傳商量出易卜商兌注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收拾出光武紀尋思出劉知幾傳世情出舉子爾來出孔明出師表阿誰出蜀龐統傳罷休出史記孔武傳安

排出莊子如今出狀杜牋可人出雜記年紀出逃武紀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已分出魏文帝書新鮮出太玄有舉之不能盡者姑識此以例其餘

又事有俚俗沿用者附辨於後

桃李　鄭良孺云世因居人挑李悉在公門一語遂有報答之義晉趙簡子謂楊虎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樹挑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唐人刺裴度詩不栽桃李種薔薇荊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

椿萱　王弇州云今人以椿萱擬父母當是元人專爲奇起耳大椿氏八千歲爲春秋以擬父猶可萱引詩語言樹之背殊不切觀唐元微之詩黄近北堂穿土早宋丁會之草解忘憂憂底事則唐宋

人必不以萱擬母也喬梓所謂喬仰而高梓俯而卑周公之所以旌伯禽也却久

登科之為折桂 避暑錄云世以登科為折桂此謂卻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為蟾以登科為登蟾宦用卻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又為遷鶯 遯叟云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鶯初唐人韋元旦有遷木早鶯求友劉方有多愧春鶯曲相求意獨存孫處玄黃鶯詩高風不借便何處得遷喬於是直以嚶鳴遷木者為黃鶯遞相組織用之登第進士如張肴能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之類不一而足至今猶相沿云

兄弟用夜雨對牀 遯叟云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此韋蘇州示甥詩也後東坡

與子由詩引此情至之語後人彷效遂用爲兄弟故事至今無異同又如樂天招張司業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鄭都官贈僧衍悲問淨亦夜雨對繩牀何嘗只爲兄弟用耶

僧用碧雲

野客叢書云文選有江淹倣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因爲眞休上人詩用之僧家此誤自唐已然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祜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蘗長詩思碧雲秋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别辭似不失本意西溪叢語云柳子厚聞徹上人亡寄傷侍郎云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花與侍郎蓋用惠休菊問醉鮑侍郎云珉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也劉禹錫送長舟師詩云如蓮半偈心常悟問菊新詩字自摘本此用碧雲似又不如問菊雅也

唐音癸籤卷二十五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談叢一

四子軼事不少槪見惟楊盈川有呼朝士爲麒麟

楦一事

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對屬能義山自咏爾

時之四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

少陵自咏萬古之四子

常侍陳射洪以拾遺歸里何至爲縣令所殺後讀

沈亞之上鄭使君書云武三思疑子昂排擯除令

邑宰拉辱死非命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排擯不知云何子昂故武攸宜幕屬也釁所生必自此始矣遊凶人間得自免故難哉

杜必簡未見替人之誚非侮宋也宋與杜差肩交正挹宋深聊戲耳宋祭杜文云君之將亡贈言宛轉命子誠妻慨懇且辨其見待之莊實如此

延清張仲之一事吾不能為之解雲卿弄詞巧竊其猶在未滅耳兩人者一惜盡一以壽終抑天道有然

燕公鉉業且未論如何得士子一聯手題政事堂

賞惜今宰相有此勝韻否

曲江公湞陽峽詩惜此生遐遠誰知造化心讀此欲笑柳子厚一篇小石城山記蚤被此老縮入十箇字中矣柳嘗謂燕公文勝詩曲江詩勝文見采擬奏御云

孟襄陽侍直從牀底出見明皇有諸乎果爾不逮坦率宋五遠矣令人主一見意頓盡何待誦詩始決也

宋人以荊公四家詩不選太白嫌其義說富貴多俗情而近代王弇州亦謂其上皇西巡一歌地轉

錦江戒渭水等句不異宋人東街錢塘封事識論尤切夫白亦詩酒自娛跌宕一生者耳安能頻語忠拘教義爲是屑屑者哉詩人各自寫一性情各自成一品局囿不得取錦袍豪翰強繩以瘦笠苦藻必同籥吹爲善也

太白永王璘一事論者不失之刻即曲爲諱失之誣惟蔡寬夫之說爲衷其言云太白非從人爲亂者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其詩曰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又云南風一掃胡塵淨西入長安到日邊亦

可見其志矣大概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
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孫
之猾猴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潁士察
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矣斯言也歷太白
九原儻亦心服

杜子美傲誕好自誇標其詩嘗向鄭虔言之虔猥
云汝詩可已疾會虔妻痁作語虔去讀吾子璋觸
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立瘥矣如不瘥讀句
某未聞更讀句某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也余
每誦此覺此老稱詩蒙舉態躍躍目前爲絕倒是

出語林唐摭也本朝人豈不悉鄭遠諭無從取蜀
詩舉似要以借同心期人出模高諧生面正所謂
頰添三毛不必有之而愈肖者後人拈公詩氣劇
屈賈壘目短蕭劉牆等爲公大言自負證太實相
那能使吟子得眞杜影子看

千載僅有杜詩千載僅有杜公詩遺耳凡詩一人
有一人本色無天寶一亂鳴候止寫承平無拾遺
一官懷忠難入篇什無杜詩矣故論杜詩者論於
杜世與身所遭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詩者實巧

杜陵之依嚴武契分不薄醉斥武父名一事舊史

云不爲忤新史云武銜之欲殺而免新史本唐小
說以武貽杜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也洪容
齋獨以爲武決不肯自比黄祖杜集中詩爲武作
者幾三十篇意並殷至歿後哭歸櫬及八哀詩尤
痛似決無欲殺事不如舊史足據其言甚辨雖然
武侃暴人也於幕客他可忍肯并忍其呼父名恬
不介意乎言欲殺過言不爲忤亦過甚以武有殺
章彝之事杜嘗依彝梓州最厚且久處其際不尤
難言哉荆南追遊詩結言防讒柄楳賜有禍胎情
稍見矣殺機時動詐不犯殺鋒新史殆非全誣若

贈答追輓詩中無一語介介則甫之厚而亦風人之義也

王摩詰與儲光羲並有受偽署一事儲不聞昭雪王昭雪後官路稍亨或以棣萼故人生一死自難何敢輕議雖然未若李華也華自傷隳節力農甘貧槁終身微名不起較摩詰知所處矣

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適議獨與琯左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爲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

岑嘉州罷郡佐幕日正崔寧跋扈杜相委棣時也

嗣後鎮帥往往阻命參佐自拔匪易蜀事漸非矣
思深哉招蜀客北歸一辭乎蚤智微焉勸忠寓焉
是不當僅以詩人目者
王績之詩曰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隱如是可
隱也陶潛之詩曰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如是
隱隱未易言矣白樂天之詩曰冒寵已三遷歸朝
始二年囊中貯餘俸園外買閑田如是罷官官亦
可罷也韋應物之詩曰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
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罷官如是恐官正未易
罷耳韋與陶千古並稱豈獨以其詩哉

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仁者之言也劉辰翁謂其居官自愧閔閔有恤人之心正味此兩語得之若高常侍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亦似厭作官者但語微帶傲未必眞有退心如左司之一句淡耳

大曆詩家包佶最有功名德宗西狩日佶領租庸鹽鐵闕道遣貢行在王室賴以紓難

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載之門盧綸受韋渠牟之薦錢起李端入郭氏貴主之幕皆不能自遠權勢考劉長卿嘗爲鄂岳觀察吳仲孺誣奏繫獄劾追御

史就推得白仲孺正令公壻曾長卿生素剛婞不屑隨十才子後曳裾令公門下歟亦可徵窺諸人之品矣仲孺之爲郭氏壻見令公夫人墓誌中

詩道須前後輩相推引李杜兩大家不曾成就得一箇後輩來殊可惜惟昌黎公有文章官位聲名任得此事公又實以作人爲後擔子一身肩承史稱其獎借後輩稱爲公卿間寒暑不避而會其時所由成其業與其身名如孟郊李賀賈島其人者文皆閒出吟手能借公斷闕漸與換奪一世心眼傳後以故繼諸人而起者復燈燈相繼續不衰追

韓公亦因不衰終唐三百年求文章家一大龍門非公其誰歸（韓門詩派之衆且遠詳見宋張洎論張籍格律中）

或問余退之道學人也史譏其作毛穎傳近戲白樂天謂其病沒餘服丹藥而張籍祭以詩亦有坐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何似稍留聲伎者然歟否耶余曰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闢佛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挪動不得

柳子厚汚王叔文黨坐貶荒遠不得昭雪以死媿范仲淹論之以為觀子厚述作涉道非淺如叔文果狂甚必不交叔文人望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

道其引劉柳等決事禁中如議罷中人兵權牽復
文珍輩文絕韋皋私請欲斬支使劉闢意非忠乎
會順宗病篤皐銜私恨搆憲宗意請監國而誅叔
文于厚輩名爲黨人者豈復見雪史書因其成敗
書之無所裁正耳此論亦恕亦確然則韓誌柳墓
何無一言爲此事辯乎曰當愈時叔文未可原而
其說尚未可盡也

李賀之見格進士舉元稹修怨也韓愈之爲賀作
諱辨以辨者雖才賀實與稹素分徑激而爲之說
也稹黨李逢吉與裴度左愈受裴度知與稹及逢

書左愈集有刺蓬吉詩可考道固不同初稹以詩投賀賀謂明經出身不當言詩因結憾倡犯諱事阻其進事見劇談錄

陳明道嘗言劉乂一生只有兩事作冰柱雪車二詩以遂身後之名取韓退之金以濟生前之困可謂簡而當矣余每讀此欲絕倒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衣就令堪織能得幾何又其朝饑

詩云坐閱西湫凍折兩三株人謂其不止忍饑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此歐公語雖近謔寫二子窮態頗盡

樂天平生詩文既高立朝議論忠直而有用爲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謫地不少挫屈於牛李二黨雖與之從游不爲所汚亦不致爲所忮置禍晚年優游分司有林泉聲伎之奉嘗自敘其樂謂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一皆實錄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亦不爲不貴是眞可

羨羨者倪思樂天非不愛官職者每說及富貴不勝津津羨慕之意讀樂天詩使人惜流光輕職業滋頹惰廢放之念非蟋蟀風人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義也羅大經合此兩家評足盡白氏矣

唐詩人生素享名之盛無如白香山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載未盡實後閱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絹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則所云交酒茗信有之又從酉陽雜俎得剳青事有刺樂天詩意於身詫白舍人行詩圖者是又人體膚且爲所湼矣豈但珎鷄壁已哉因嘆

此老得名至此豈不折盡一生福來隱無他虧而
禍酷斬祚將無造物者有意爲之缺陷耶
夢得擕妾佳人怨及白氏太和九年某月日感事
詩爲武相伯蒼王相廣津作者實並銜宿怨故劉
先於叔文時斥武宜武有補郡見格之報白嘗因
獲策事救王王固不應下石訐白母大不幸事令
白有江州謫也事各有曲直而怨之淺深亦分在
風人忠厚之教總不宜有詩然欲爲庶人幽諱如
坡公之說則政自不必耳
劉禹錫妓有爲李逢吉奪去請淑詩不得者文有

是李紳妓贈以詩紳因轉贈者小說非必盡實然以一人詩乾賺旣究自賺亦太倖殊堪盧胡

劉禹錫播遷一生晚年洛下閒廢與綠野香山諸老優游詩酒閒而精華不衰一時以詩豪見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爲霞尚滿天蓋道其實也公自貞元登第歷順憲穆敬文武凡七朝同人彫落且盡而靈光巋然獨存造物者亦有以償其所不足矣人生得如是何憾哉

杜牧之門第旣高神穎復雋感慨時事條畫率中機宜居然具宰相作畧顧回翔外郡晚乃升署紫

微堤築非遙甑裂先兆亦緣平昔詩酒情深局量微嫌疏躁有相才乏相器故爾自攸之後詩人擅經國譽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

紫微與元白待張祜一案幾成詩獄初祜與白論詩不合而祜亦常覓解於白失其意後彭陽公薦祜詩於朝元稹左祖白奏罷之紫微守秋浦因激而爲祜稱不平與祜交偏厚贈祜詩有不羨人間萬戶侯句而於元白盛稱李戡欲用法治其詩之說使諸公仕路相值豈有幸哉獨惜一祜詩受錮於斯困受盾於斯匪拜詩賜紫微拜詩禍紫微歟

數賢達成心難化至此

溫李皆遊令狐相之門交皆不終溫不終以平昔狼籍口語不慎故恨尚淺李不終以其忘家恩受贊皇黨人辟從官塗門戶起見恨較深溫楊子院一訴僅置不理李九日感舊詩至并所題廳閉之不處情可知已士君子出身一有倚託後便去就兩難李錯處不在忘恩正在受恩初耳然亦見當時黨禍之烈其微尊亦如此溫李詩皆輕豔李集中情詩尤多然妻死府主選樂籍一人贈之自云棲志禪玄不納有謝啓辨生平篇什中無艷事非

實信爾當非僅挑達一生者

薛大拙在晚儁中自負甚高名譽亦甚盛但屑屑較量官位有舊將已爲三僕射賤身猶是六尚書之歎且自鄙節帥爲麤官若不可一日居者嘗令其幼子具櫜鞬見客云與渠消災生當用武之世賤貌武人若爾安得不禍及乎

皮陸以萍合唱和與中困而齊稱是時皮已登第陸尚困舉場然後來皮不免於難陸以散人稱冊五湖三泖間務享隱居之樂所得又視皮孰多也

唐音癸籤卷二十五終

唐音癸籤卷二十六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談叢二

杜甫詩中每自稱潛夫顧況詩中每自稱悲翁可作對

唐詩人别號槩有之如皮日休之閒氣布衣不近乎元次山既號猗玗子矣復四易其號爲浪士漫郎漫叟聱叟不太繁乎皆可發一笑者

人知老杜官拾遺不知太白亦嘗徵拜拾遺世以草堂屬杜乃李詩亦恰號草堂集兩大家巧合如

此李以拾遺徵在歿後故史不著范傳正墓碑記之

太白每自比相如少時蘇頲所品目也其薦以玉眞公主見魏顥序說而出以張垍亦見范碑云

老杜宴集往往饋人食味如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之類不一而足至華筵直一金直與估價過矣酸窮可憐於法自當得貧

蘇渙以盜始以盜終其人何如人哉杜稱爲靜者寄詩望其致主堯舜屢讚不已殊可恠湖南後交游益寡落窮途頗蓋許與遂至過溢耳即今漂泊

干戈際慶親尋常行路人豈獨爲曹將軍言哉

李贈杜止一詩杜憶李有數詩意尤懇至李謫夜郎

杜纔絶同調也疑李輕杜者非是

大曆才子及接開寶諸公相倡和者未可縷指錢

起司空曙之於王維戎昱之於杜甫其尤著者

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爲多中晚李益白居

易爲多

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

野始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白樂

天多樂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方勺云
白公好以年幾入詩不止百十處後東坡亦然
詩不改不工老杜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也今
人第哂白香山詩率易不知其詩亦非草草就者
家張文潛嘗得公詩草眞蹟點竄多與初作不侔
云
詩人慕同調捃師資多不勝企美情昔人以得文
友詩敵其適遺形其樂忘老非虛也羅綺威嵩羅
江東詩用魏人沈佺集中作賊語虢巳詩爲偷江
東集大是可見

王轂畢生平得意句市人爲之罷毆李涉贈相逢
莫避詩夜客爲之免劉唐愛詩識詩人何多
人嗜吟便有一種癖興好以詩舉似人博人贊美
雍陶至揖遊客周朴狂追士人豈伊真昧見罔抑
亦聊寄賞懷
方朶山云詩有態乎哉乃杜有詩態憶吾曹也賦
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此其態也歟可也詩成覽
有神與來縱筆搖五嶽以此言態態乃慚矣今之
態甚乎哉此言有爲而發然實中詩人通病
詩有偶然到處雖名手極力搜索亦不能加楊汝

士不知於此道何如能令白公托言冷淡生活爾筆元笑曰善全其名夫豈惟古人之能全其名哉亦其能服善不若今人強顏爭勝甘出醜無忌耳

元稹鎮武昌嘗命從事周復唱酬復辭穉某偶以大人往還獲一第實不能詩賦稹嘆曰質實如是賢於能詩遠矣今天下安得有此等人

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駡宋玉為罪人此皇甫湜為元和時人歎也嗟乎今纔搦管便駡前輩者多矣湜在當何如致慨

余嘗與客品摘唐賢詩客輒以爲無庸是此豈欲爲死人請正愬我亦以此待彼耳牛僧孺未第時以詩謁劉中山中山爲之飛筆點竄牛唯唯吉謝而心實銜之至作相後纔吐中山公愧悔至以之戒子孫王建云人惟考詩嚴此惟守正古今通病也詩非同調毋可泯與言哉

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詩其中非自敘無援之苦即訾他人成事之由名場中鑽營惡態忮懻俗情一一無不寫盡

唐士子應舉多徧謁藩鎮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

不辭如平曾三緘郵旅途之恨張汾二千貫出往還之誇鄙瓌種種至所干投行卷半屬謁辭槧出贋勦若小說所稱百錢買自書舖并荆南表丈一時乞取者眞堪令人捧腹士風凌夷至此總科舉爲之流弊也

唐貢錄載韋耽諠從兄夏卿爲吏部侍郎耽諠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攏袖引身而去當時衛科價尚廉可錄從懷中齎攜卽然納袖法今竟通行

進士科初采名望後滋請托至標榜與請托爭途朋甲共要津分柄如所云欲得命通問瑝嵎都雍等諺更可駭詫矣嗚呼今日得無類之按朋甲啓人有畫圖畫舉子七十八人列二隊指呼紛紜如相嘲競者意謂甲必各有脈絡與朝貴通感就人故氣力足以奔走同輩令入隊耳若攪場十惡又是一種無賴舉子得謂得而黜之者非其倫也

王弇州譏歷舉子津私禁務自比優伶關節倖瑞身爲軍吏登第更有從朱三乞薦表後復逃去自潔如殷文珪者哉名場險行一至此

樂師子高難泊殺王鐸一事李山甫導之也史言山甫數舉進士被黜怨中朝大臣故有此舉若鐸

傳咸通與試而小說山甫能舉亦在咸通中山甫被黜即鐸也豈泛怨哉舉子主司至此塗地盡而唐事亦不可爲矣

韋莊在中朝時嘗奏詩人不第者十五人歿者贈官存者補賜進士第嗟乎彼謂一第足重人哉莊亦擢是科者耳建僭號而儼然爲之相何取進士第

劉蛻得嘗愛張文昌朝衣暫脫見閑身之句及自爲詩有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若不勝宦途遲速榮悴之感曲爲之擬者嗟乎人所

繇不能眞脫朝衣長享閑者正以此耳思之能無浩嘆

嘗語客曰讀韓混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聲伎不必蓄讀白樂天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園亭不必置客曰如此太喫虧了因一笑

唐人仕宦每重內輕外如領郡輒無色欲把一麾江海去見諸詩不一至州縣親民吏尤視爲輕銓曹不甚加意薛保遜有文云嘗於灞上逆旅見數物象人詬之口輒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

呼天子生民為此輩啓擾治之不古此尤其大端

敗

韋應物答故人見諭詩時風重書札物情敦貨遺機杼十纑單備疎百函愧嘗負交親責且為一官累恩時仕路亦蚤復重此事令人以守正為受私譏行則公道不明禮際盛則剝取必橫以釀亂實隱而大

一出縱知邊上事舉朝誰信語堪聽此李涉連雲堡詩也邊上事做不得說不得今古一揆

杜詩云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

滿鳳凰城最賭天下大計矣人主守在四夷區區
添兵京城足繫緩急乎
椽人可畏主兵柄尤可畏唐人諷切及此輩者自
況之困詩居易之司天臺歌李商隱之有感二律
外無聞焉即其詩旨亦靡弗諷而晦也使天下不
敢言而猶欲恃之以保危祚何惟乎終爲令孜諸
奴所誤哉
黃巢之亂禮闈試七出至仁伐不仁賦題士子有
錯把黃巢比武王之誚而其將主兵出討巢者且
攜姬妾行致幕客有夫人北來不如降巢之誚始

知末世人心肝大抵多同

唐初及第人多從赤尉或幕辟入臺省漸陟樞要非回旋數十年不能致相位迨末季崔昭緯登第七年相柳璨登第四年相矣國事逾亟仕路乃逾捷有國者之殷鑒也

世多以歇後鄭五爲笑柄鄭五本可笑也渠嘗有詩題中書堂云側坡蛆蜆蜿蜒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中無鈍無嘍囉言國運且衰旦夕有愚智同盡之禍也若令人處此則一切諱言矣

唐有殷安者嘗謂其子堪爲宰相曰汝肥頭大面

不識今古噇食無意智不作宰相而何我謂肥頭大面能噇食猶盛時有福氣宰相也若末世只無意智不識今古七字勾做宰相矣記僖昭時有白衫舉子乞而歌於市云執板高歌乞箇錢塵中流浪且隨緣直饒到老長如此猶勝危時弄化權嗟乎使下第舉子寧爲乞丐無爲宰相天下安得不亾

余每讀韓偓臨歿遺所藏名對燭跋及顏蕘朱僚光諸人正旦嶽祠號慟望拜舊闕事爲淚落至讀羅昭諫請錢鏐舉兵討梁又不禁髮上衝冠矣當

年誤國者不知幾何人亦又不知易面何何處去
獨留此數老爲忠義碩果亦王澤之猶存而詩教
之未盡墜地也

唐音癸籤卷二十七

海鹽胡震亨遯叟著

談叢三

有唐吟業之盛導源有自文皇英姿閒出表麗縟於先程玄宗材藝兼該通風婉於時格是用古體再變律調一新朝野景從謠習寖廣重以德宣諸主天縱並工賡歌時繼上好下甚風偃化移固宜于喁徧於群倫爽籟襲於異代矣中間機紐更在孝和一朝于時文館既集多材內庭又依奧主游讌以興其篇獎賞以激其價誰謂惡律宗可遺功首

雖猥狎見譏尤作興有屬者焉
太宗作詩每使虞世南和世南死卽靈座焚之開
元帝製春雪春臺望等詩令人蔡孚稱美請示百
僚編國史孚撰偃松篇帝亦令羣臣屬和之後德
宗作詩每示韋綬嘗示以賞菊歌綬方疾遽和進
勑令頤養勿復爾人主尚戀卿音如此文宗宸藻
不知何如狎史稱其嘗以所製示鄭相覃覃奏乞
留聖慮萬機意不悅覃出復示李相宗閔宗閔歎
服不已一句一拜懷面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
來阿父子見始知此道受護不受迓明知面護總

不着惱雖天子正與人同爾歷朝諸帝與羣下賡
唱篇目正史不槩具今從實錄會要類要文館集
賢兩京等記遺事語林及冊府元龜玉海諸類書
抄綴於後備考用見賦之本自上云

神堯　翠華殿詩武德七年四月宴王公親屬　內殿賦詩八年五月宴五品以上及外戚

太宗　中華殿賦詩貞觀二年十二月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　兩儀殿賦宿衆懽五年獲突厥頡宴突利可汗　幸慶善宮賦詩六年閱八月宴三品以上又九月宴從臣　積翠池賦詩十一年十月宴五品以上各賦一事帝得尚書　定州賦詩十九年征遼班師至定州賦　幸靈州賦

詩二十年八月時北荒悉平詩刻石　又玄武門宴羣臣正日臨

朝太原守歲經戰地幸陝還陝並有詩羣臣屬和

高宗　安樂川賦詩顯慶五年十二月校獵宴侍臣蕃客　狩陸澠

賦詩龍朔元年十月　咸亨殿賦柏梁體儀鳳三年七月宴近臣諸親

又七夕玄圃宴重九宴並有詩

中宗景龍二年七夕　兩儀殿九月登慈恩塔閏九月九日登總持

浮圖十月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誕辰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

降十二月幸薦福寺　立春宴二十日幸臨渭亭三十日

幸長安故城　三年人日清暉閣登高晦日幸昆明池二月

八日遊沙門玄奘等歸荊州十一日　幸太平公主南莊

七月幸望春宮送節度張亶八月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日幸臨渭亭十月一日安樂公主入新宅十五日誕辰長寧公主滿月十二月十二日幸溫泉宮十四日幸韋嗣立山莊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幸秦始皇陵四年正月五日蓬萊宮宴吐蕃使八日重宴大明宮八日立春內殿賜綵花晦日幸滻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二日幸司農王光輔莊三十日宴桃花園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拔河戲三日祓禊渭濱十一日宴胎容院四月一日幸長寧公主莊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過竇希瑊宅以上並賦詩命侍臣和或止命侍臣賦

玄宗 開元初 麗正院賜學士宴 十年 送道士司馬承禎 十三年 登封禮畢洛城酺宴 宴兩相禮官麗正學士 送許景先等爲各州刺史及送裴寬蕭嵩張嘉貞崔日知宇文融王晙張說諸重臣并採訪朝集等使 十四年 幸寧王宅 十五年端午 宴武成殿 十二月 登驪山石甕寺 十七年 左相張說右相宋璟太子少傅源乾曜上官宴東堂又同宴樂遊園又御春明樓臨右相園亭 十八年五月 八月 千秋節御花蕚樓受賀 二十三年 張守珪獻捷飲至 二十五年 花蕚樓設宴 天寶二載 送太子賓客賀知章又送張暐還鄉 四載 幸朝元閣又

花萼樓宴毗伽可汗妻（十載）御朝元閣觀慶雲（十四載）宴羣臣勤政樓並賦詩

肅宗　餞李光弼鎮泗州賦詩（乾元二年）

德宗　宴麟德殿（貞元四年三月）中和節宴麟德殿（十四年）中和節賜宴曲江（六年又十七年）上巳賜宴曲江亭（十六年）九日賜宴曲江亭（四年十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八年）又九月十八日追賞重陽幸章敬寺餞張建封歸鎮並賦詩

文宗　幸龍首池賦喜雨詩（開成元年）夏日與五學士聯句（三年）上巳宴曲江賜裴度詩（四年）

宣宗　重陽宴羣臣詩　太液亭餞宰臣崔鉉鎮

淮南詩

唐才人藝士行卷歌篇不知何緣多得傳徹禁掖如韓翃馮定戎昱錢起諸詩句之類人主往往能舉之豈一代崇尚在此嘗私釆之外庭資乙覽故耶興起詩教又不獨在倩洽賡歌一節也

唐人詩集多出人主下詔編進如王右丞盧允言諸人之在朝籍者無論巽與晝公　釋子耳亦下勑徵其詩集置延閣更可異者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後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詩人如此詩道安得不昌　徵晝公集牒云勑浙西觀察使牒湖

州嵩州皎然禪師集牒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
集庫無本交關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
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
月十日牒載求刻畫公集後可證

唐試士初重策兼重經後乃觭重詩賦中葉後人
主至親爲披閱翹足吟咏所撰歎惜移時或復徵
行諸訪名譽補納行卷予階緣士益競趨名場殫
工韻律詩之日盛尤其一大關鍵

唐時風習豪奢如上元山棚誕節舞馬賜酺縱觀
萬衆同樂更民間愛重節序好修故事綵縷達於
王公粔籹不廢儷賤文人紀賞年華槩入歌詠又
其待臣下法禁頗寬恩禮從厚凡曹司休假例得

尋勝地讌樂謂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諸節尤以晦日上巳重陽爲重後改晦日立二月朔爲中和節並稱三大節所游地推曲江最勝本秦之隑洲開元中疏鑿開成太和間更加淘治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環池烟水明媚中有綵舟夾岸柳陰四合入夏則紅蕖彌望凡此三節百官游讌多是長安萬年兩縣有司供設或徑賜金錢給費選妓攜觴幄幕雲合綺羅雜沓車馬駢闐飄香墮翠盈滿於路朝士詞人有賦翌日卽留傳京師當時唱酬之多詩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爲盛如高適之依哥
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
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
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要視其主
之好文何如然後同調萃唱和屬焉言詞李固言
在成都有李珪郭圜袁不約來擇諸詩人從公爲
一時蓮幕之盛詳見唐詩小傳惟裴度開淮西幕有
韓愈李正封郾城聯句詩[illegible]商襄陽有周繇段
成式韋蟾溫庭筠[illegible]漢上題襟詩集崔璞領吳郡皮
日休陸龜蒙從事有[illegible]集司馬都鄭璧魏朴顏

爲隴西李蕃蒐輯陽裒賞其撰松陵集尚有存者又秦故掌鈒之遺軼其詩亦應教之緒篇也歟

唐朝主文會之盛有楊師道安德山池宴集預宴賦詩者有岑文本劉洎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及師道凡續于志寧宴羣公於宅其八人有岑文本杜正倫令狐德棻劉孝孫許敬宗封行高各賦一字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體等詩晦日置酒有陳子昂王勔張錫解琬長孫正隱崔知賢高紹高球郎餘令王茂時周思鈞周彥暉周彥昭弓嗣初高嶠劉友賢徐皓陳嘉言韓仲宣高瑾二十人同用華字重宴思鈞彥暉嗣初嘉言仲宣嶠瑾七人同用池字上元夜知賢[illegible]仲宣瑾同用春字並吟流之佳賞承平之事師道尚桂陽主官侍中上亦工爲詩志寧夫

讀學士後入相愛賓客好接引後進正臣官衛尉
卿善書陳子昂爲其晦日詩序稱爲渤海宗英平
陽貴戚其豪盛可知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駙馬
豪貴家多好客時王維詩名爲盛無不拂席迎之
歷代而後勳績富貴稱郭令公元和以來裴令公
尤爲烜赫郭少子曖尚代宗女昇平主賢明有才
思尤喜詩人錢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詩出入其
門每宴集賦詩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端
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絶妙或謂宿構
起請以已姓爲韻試之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大

喜出名馬金帛爲贈裴居守洛都築園名堂綠野時出家樂與白居易劉禹錫李紳張籍崔群諸詩人游讌聯句纏錦既奢箋霞尤麗所云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者至今可追想其盛他林泉社會文字雅飲雖詩篇同誌而人地非匹未足爲豪尨可無綴

唐至開元而海內稱盛盛而亂亂而復至元和又盛前有青蓮少陵後有昌黎香山皆爲其時鳴盛者也咸通而後奢靡極釁孽兆世衰而詩亦因之氣萎語偷聲繁調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

者有之王化習俗上下交喪而心聲隨焉豈獨士
子罪哉王弇州云盛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蹕
禍始田崔是則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鳳翔溫李許
鄭請得少陵太白一語否有治世音有亂世音有
亡國音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大力者為之故
足挽回頹運流波者知之亦堪高蹈遠引旨哉言
矣

唐音癸籤卷二十七終